

知不足斋



蘇工圖書館  
藏書章

鮚

錄

侯鯖錄序

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辱舌之號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矣夫聊復翁趙德麟名令時爲前宋宗室安定郡王以才美見喜於海虞本無於字蘇文忠公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以書之味比鯖也余未第時每以不獲一經目迨今深寘恨焉正德歲乙亥冬乃以

應天之高淳令有政於府過南都前義烏尹趙士亨時  
以母海虞本無母字憂家居酒閒海虞本半入取是編出授余使閱  
恍若登李膺之門而指宋纖之面目也士亨因告余以  
且將被諸木俾見于世子盍一言以弁厥首余搖手曰  
姑舍是姑與士亨躋二公之鷄以求其味夫天下有有  
味之味有無味之味有味之味能味乎一時而不能味  
于時時與天下後世無味之味細咀而始知愈嚼而愈  
美達可以調商家之鼎窮可以樂顏巷之瓢其天下之  
至味乎德麟之鯖厥味之能然與否知味者固能辨之

若樓護之所味則以權貴之味爲味其味也正子思所謂犬馬畜伋而下陳仲子一等人所不食者於德麟之所味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士亨爰作而對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錄爲敘余听然笑曰有是哉涿鹿頓銳識

漢文帝時，有大司馬周勃，人謂之勃。勃嘗與人爭功，人笑曰：「子以爲人，人亦以子爲人。」

周勃之子周安，人謂之安。

周安之子周勃，人謂之勃。

俟鷁錄卷第一

聊復翁趙德麟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出文選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

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得名  
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  
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  
簾壓春寒到被池

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  
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  
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注引廣志  
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  
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

案今本事類賦注堂作棠了作

丁俟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

碑海本何

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

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

中汚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

案文選注引尸子無八字

○又案三諸本俱作二惟寫本作三與文選注合今從之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

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

入耶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山碑海本中  
有丙

穴穴方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遊渚冬入穴故知丙  
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爲頭

梁元帝賜功德淨饌一頭

魚爲斗

梁科律生若干

茗爲薄

爲夾

溫貢茗二百大薄

梁科律茗薄若干夾

筆爲雙爲床爲枚

南朝呼筆四管

爲一床梁簡文荅徐摛書時設書幌中置筆床梁令

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

○案此條註文各本舛誤今

從北戶

錄訂正

竹生花其年便楷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楷死實落  
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非

木絳必六十簴亦六年也

案以上二條俱本北戶錄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處  
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  
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  
若風雷不長於提絃興奴則長於攏撚下撥稍軟時  
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  
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  
能截寫本裁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衷中

桃荔以除不祥荔若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乘字小束也音蠻越音戎細毛也今越斂字

潘普官切漸米汁也昌枕切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見

神仙藥名隱訣云銅亦名丹陽又一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雲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

若左傳星隕如雨穎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鏡南

金裴

案各本俱云鳳皇雙瓊瑤帶裴今從寫本

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

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

案各本俱云翠羽鏡今從寫本

同心相

親照心照膽壽千春

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

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

覆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

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

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卽殺之予家有一

鏡

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

寫本

宮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孫子

芸窗本子孫

傳之後世樂

無極後又得一面

云云

二皆大鼻

此一鼻上有八篆

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之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

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貞字飛霜

四篆字鏡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祖考不有不承

隱居南山德積聲施爲取於人不獻不求旣獲不庸

有功不多我銘孔悲

案嘉祐集不載此文

此大語妙有三代文

章骨氣爲文之法也

案自白樂天琵琶行至此凡七則碑海本脫漏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  
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  
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  
皆不道破爲妙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  
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  
謂之內人家有請奉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嶠津  
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  
呼之三國謂秦韓虢國三夫人也諸本俱云三大夫  
人也今從寫本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盆曲又樂府雜錄  
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  
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  
元豐中畢仲衍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  
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閩州碑海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  
得三銅器狀如盃蓋寫本孟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

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

予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錢

諸本俱作  
金今從寫

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

注云一斗

次曰中

雅

注云七升。案諸本俱作五升今從寫本

小曰季雅

注云五升。案芸窗碑海本作三升

今從海虞及寫本

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

恐盛酒器也非飲器也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

案大字據唐國史補增

丈夫事非將相所爲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榜

案諸本俱作榜

誤作甘蔗

窗本作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

案諸本並今據唐國史補改正

攷甘子出羅浮開元中常以入貢亦見國史補

爲四蒲桃寫本蒲桃芸

爲五窗本蒲萄

爲五

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

諸本並云最有實事不始八九今從唐國史補

始范曄以諸香品

味

國史補

時輩條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案

上二條俱出唐國史補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

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

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

寫本誤積

賣藥宋清案國史補云故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此柳子厚所以作

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予嘗攷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註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啄之餘所謂四百人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雋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鼈炙熊蹯又曹子建七啓云寒

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肫寒也引鹽

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資暇云今之滑肉謂

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肫

案此條與獨醒雜志畧同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

舉其成數

後漢千

六十

案諸本百今據文獻通考改

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

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

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

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

百六十七萬

案諸本俱云八百六萬今據文獻通考改正

仁宗一千九百

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

一萬

出今國史

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寫本花春

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  
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芸窗碑海本俱作遵稍揖皇英類濃  
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  
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旛主人念我  
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瞰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紲不  
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  
光彩又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  
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案參寥集六月作五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  
載吳幾先廉宣仲辨論云云似當作五月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  
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  
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

如翔鸞月

芸窗本目

頬光背如安輿鳬臆方心知不載田

舍郎尙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

樹蔭

綠樹陰低

春晝長雙

兩

髯執轡儼在傍如瞻馳

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廢中萬馬驅

歸

范陽天

子乘驃蜀山險

路

滿川苜蓿爲誰芳

旁注七字  
從本集校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云  
天寶天子盛天麌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馭吏徧坐  
前騎入金

都

門不容驃西極苜蓿爲誰

得氣

肥六閑

飛黃臥嗟

羞瘦乾元

千秋

殿上誰把筆當年

時

人無出幹右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鐵  
勒夾口重兩銜墨絲卯尾合雙紐天門未上人就觀  
老胡驚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羣死斷世工無後  
手當時天子惜不傳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塵勃鬱燕

薊來宮闕蕭騷旣焚後誰拚千金出手收

芸窗本牧

足踏

萬里避奔走幾經蹊棄道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尊

前病客不識畫但驚骨氣世未有冀

西北

駿足無時

無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

世手無能

不可休往

往氣骨陋如狗

旁注十二字  
從本集校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  
云馮延己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己作  
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  
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鶯

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

芸窗海虞本垂拜

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閒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

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啟出  
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  
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啟事  
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藏隱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  
禰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相  
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瞶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鵠噪  
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祲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

之也至今洩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子

碑海本丁

緩者爲臥褥香爐一名

被中爐本出房鳳

碑海本風

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環

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

謂之袞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且低  
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  
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此對覺吾用無何二字  
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蠢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  
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  
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揜  
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寫本海虞本責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  
謝請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  
次第裁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韻芸窗稗海本穎文公歌詞盡記之  
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

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蕡

楊樹子有詩畱纈

碑海本

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

諸本

作春色去今從漁隱叢話

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

作二漁隱

十年東坡

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  
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  
頃秋東坡復自潁移維揚作詩寄予曰二十四橋亦  
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

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  
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  
芳草皆碑海本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蟾蜍  
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眞  
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北城  
月落烏啼後碑海本夜案二詩宛便是孤舟腸斷時丘集不載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  
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  
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

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荊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

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秉

芸窗碑海本東題

汴河驛中云蒼

顏白髮老參軍剩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供客醉  
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寫本無此條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  
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畱名字記坐中人語  
嘗題于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  
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寫本無此條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內十數斤可名二  
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  
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  
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寫本無此條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  
醉將士宜鳴鼉醉文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宜  
益觥孟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  
此等語二字似衍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語寫本無此條

侯鯖錄卷第一

神用性以著其宜文其是也與要知其  
所宜出猶大公望館令相善相入有  
相善官舊有分相善互易相本官今  
其名各異而相稱本官今并相善  
舞陽子宗相曰并相善以相時善與人立與在督  
文善與善羊善矣歟大笑一日公不相善以相善  
每公一相公相善

侯鯖錄卷第二

聊復翁趙德麟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責芸窗碑海本謫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眼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入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

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

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

章官

寫本宮

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

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

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

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閒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

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

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亦妙語

也

案諸本俱脫扶風喬木云云至末誤以下段寒日邊聲斷云云接太真外傳詩云之下今從寫本訂

正

滕達道長於五言省試詩云塞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

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裘劍佩猛

獸畫旄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

著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  
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一

夜東

春

風拂苑牆歸來無何處  
剩淒涼漢皋珮冷臨

江溼

失

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

煩

獺體舞臺

收影費鸞腸

南朝

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

文詩云墜素翻紅各自傷

青

樓煙雨忍相望

諸本

誤忘

將飛更作迴風舞

已落猶成半面

妝滄海客歸珠迸

淚章臺人去骨遺

諸本

誤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付

芳

諸本

心與蜜房

案上二詩與瀛奎律

韻異六字側注于旁

頴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

案公元憲指

綠鴨東陂已可憐

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

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遏空新樹便畱煙使君直欲  
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計年案石林詩話向夕作向晚第六句云過寒新木便畱煙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  
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  
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  
邊樓上時

唐武宗卽位獨奮怒曰案此條前似有脫漏觀獨怒字及下文始去字可見稗海本云卽位罷朝奮怒曰云芸窗本罷字下並脫朝字尤誤今從寫本及海虞本窮吾天下者

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  
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畱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  
寺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畱一寺僧淮西  
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  
御史乘馳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剗之凡除  
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至十  
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頃  
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

司寺材

芸窗海虞本誤枋

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

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尙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

助以爲治天下率興三

寫本海虞本二

寺用齒衰男女爲其

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

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本朝景德中

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閒三萬九

千寺陳襄述古判詞部  
日說云出江隣幾雜志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  
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  
也

李商隱江之媯

海虞本誤媯

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

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  
一日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  
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  
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旣見款甚將別出  
小碧牋書詩爲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  
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  
鳥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  
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  
西樓美人春睡濃繡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  
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  
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  
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  
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

鄭猶芸窗本獻詠王子安應城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牀

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官

諸本誤  
安今從

寫本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

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媼從教人識御

芸窗本玉

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

中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

晉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

傍人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嬪娟颺繡

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

家幾帝王舞腰接

或作援或作按俱誤

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

毬處不見煙爐舊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嘗養一鸚鵡甚慧丞  
相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  
寫本觸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  
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

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案淮海集題云四時四首贈道流坡稱之云陰風一  
夜攬青冥風定霏霏雪霰零想見遙想玉清真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

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璧

芸窗本碧

月照人圓又

云天風吹月入闌千鳥鵠無聲子夜閑

闌織

女明星

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

匡

山種杏人

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

事請

看仙家十

賚文

側注五字俱從本集校

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是松

陵唱和出陶弘景傳○是字疑見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

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

海虞及寫

本責蘇書流

夜郎中原不無

蘇書

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

在壯

蘇書  
志

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

蘇書  
淮西

功業冠吾

碑海  
本皇

唐吏部文章日月光于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

有段文昌

乃江隣幾子我作  
或云張文潛作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爲元祐黨人後四年牽復過陳

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見慰勞之余答曰炎

芸窗

碑海  
本靈

轂子王徽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處

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

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真

海虞碑  
本貞

先生

所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責籍爲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祀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芸窗碑海本作皮今從海虞本慧兒諸本俱作家今從寫本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天年小景四首云本自江湖客宦游何常苦心

因看君小平遠還

懷

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鍾裏何

曾當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

到

水雲鄉又云曉晚

浦煙籠樹晴

春

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

頭草

樹明想當初揮灑就

侍女一時驚

側注字俱從本集

徐仲車嘗作愛愛歌云

案節孝集愛愛歌序云子美爲愛愛歌已失之矣又其辭淫漫而序事不得愛愛本心甚無以示後學予欲爲子美

抉去其文而易以此歌以解學者之惑其序曰愛愛吳女也幼孤託於嫂氏其家卽娼家也左右前後亦娼家也居娼家而不爲娼事者蓋天下無一人而愛

愛以小女子能傑然自異不爲其黨所汚其已艱矣  
然愛愛以小女子顧其勢終不能固執此其所以操  
心危慮患深之道不得已而爲奔女之計也于是與  
其人來京師旣數年其人歸江南遂死於江南愛愛  
居京師自以爲未亡人也慨然有必死之計故雖富  
貴百計萬方卒不能動其心以至於死此固不得謂  
之小節是奇女子也古之所謂義烈之女者心同而  
迹異案愛愛所奔卽江寧富人張氏也張氏納奔妾  
於外棄父母而不歸以至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  
者固不得齒爲人類雖蠻貊禽獸之不若也故余之  
所歌意有詳略事有取捨文皆主於愛愛焉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

何可勝道昨夜閒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

本乃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

渾金玉璞埋塵土

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十五耳聞目眼見是

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厲志

慮患

深半夜

窗前淚如雨假饒如一笑得千金何

不如嫁作良人

婦桃李不爲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

張氏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夸海可枯生唯一兮

死無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

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

吹簫能

纔芸窗海  
虞本從纔

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

卻在

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月明還滿牀行

人一去不復返不念

是

關山歧路長前年猶惜縷金

金縷衣去

諸本誤今年不畫深臙脂

今年今日萬事已鮫

綃翡翠看

諸本春今從寫本

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

忠於所事兮志

其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之

讐○憂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

海虞本媿

嚶嚶草蟲兮趯

趯趯螽靡不有初兮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

消何時

之人閒此恨兮何時休時深山人跡不到處

病鸞斂翼

翹巢空枝

側注字俱本集校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  
臣和進王禹玉爲左相蔡持正爲右相蔡密叩王云  
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鼈山鳳輦外不可使  
章子厚時爲黃門侍郎面笑之云此誰不知十七日  
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  
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鼈海  
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  
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  
樂又添一盃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

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  
泰州作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怪  
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釣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唐池館來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棐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  
公崑體盛行乃獨爲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  
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旣覺猶記其兩

句云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因書其後  
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可爲余來嘿誦人未知之者  
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他人所能爲真子美無疑矣

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爲襄城簿  
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頽諸本鎖今從寫本寒烟孤雛乳兔號

荒阡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  
伴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可與蟋

詬論大年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冊有老杜數十首

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芸窗過東溪詩  
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驥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  
眼空谷瀠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  
事黃綺未稱臣

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  
羣峯閒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  
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  
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或云

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敘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渺山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

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  
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  
燕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  
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諸本明  
靡靡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閒當捐子以疾去談笑聞

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有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  
再賦一首敘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  
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城樹密

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山重  
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  
從親還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閣下俯視山川之勝  
而求士大夫所畱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  
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後三年客  
淮上思其幼時勇於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  
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往往傳於江西今故併存  
之詩云地勢遠連徐孺亭窮芸窗<sub>本穹</sub>南有客兩曾經簷  
前燕雀鳴相鬪潭裏蛟龍困未醒亂靄蒼茫侵樹色

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爲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於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繪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

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  
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

二字據東

坡集增入天啟會於伯時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

嘗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  
華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半落  
松風晚清又錄鬼詩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  
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又云爺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刺繡衣上花

今日爲灰不堪著又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  
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風浪  
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浦口潮來初渺漫  
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諸本  
據坡集改今來  
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溼  
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草白  
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烏鵲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韃囊其名  
烏鵲鳴波囁墨迷射水懸以衛害焉海物異名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  
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番羅淺色衣著  
來春諸本香今從寫本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

孫脫贈時

魯直評東坡書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葱葱散於筆墨  
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侯鯤錄卷第二

之國折翼以強人鋒莫能敵

賈

信  
東  
與  
皆  
曰  
學  
問  
文  
字  
之  
事

棄  
餌  
而  
得  
魚  
也  
其  
實  
不  
在  
水  
中  
而  
在  
人  
心  
中

來  
春  
猶  
未  
告  
人  
書  
漁  
隱  
於  
深  
林  
中  
日  
暮  
不  
知  
所  
歸  
時  
有  
一  
人  
持  
火  
把  
入  
其  
林

尋  
獵  
者  
之  
聲  
由  
林  
中  
傳  
出  
人  
皆  
驚  
異  
之  
謂  
之  
爲  
鬼  
火

張  
率  
軍  
直  
入  
宮  
禁  
余  
眾  
遂  
以  
火  
攻  
之  
大  
破  
之  
獲  
王  
子  
孫  
數  
百  
人

侯鯤錄卷第三

聊復翁趙德麟

張文潛作七夕歌爲東坡所稱詞云人閒一葉梧桐飄  
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靈鵠直渡天河橫作  
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  
紗星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  
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得廢織紅綠鬢雲鬟朝暮梳貪  
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却踏來時路但海虞及本  
集作遂令一  
歲一相逢見七月七夕河邊渡別多長會少寫本云  
天長地

久知奈何却悔從前來恩歡愛多匆匆離恨萬事說

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曉催

催曉

發令嚴

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霧電淚痕有盡愁無歇寄

我言織女君休

莫

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

碑海

嬌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側注字從  
本集校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

姚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

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峯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

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  
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  
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溪詩云城根

碑海本限

野水綠逶迤

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渚花汀草占春多

案參寥集云城根野水綠逶迤颺颺風船掠岸過日暮薰蘭無處採渚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

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

王禪心已作

寫本是

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坡云沾泥絮吾

得之被老衲又占了

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  
門關乃用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  
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詩  
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背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

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獨姑嫜何耶

正俗云古謂舅姑爲姑嫜今俗

亦呼爲姑鍾蓋自  
章音轉爲鍾也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爲疎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綢以光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案趙加起寫本作趙加超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舉

行

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顏師古云字  
當爲禡音機禡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醴梁櫛用  
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禡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  
沐醴必進禡作樂益氣也此謂新沐醴體虛故更進  
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洋者山東謂眾多爲洋爾雅洋觀袁眾那多也今謂海  
之中心爲洋亦水之眾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

甘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

甘露沈重

初學記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爲

木奴襄陽記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新作

北戶錄龍

陽洲

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其兒曰汝母惡吾治家窮

困

北戶錄  
固窮

如是吾洲有千頭木奴不責

芸窗  
本匱

汝衣食

歲上絹一

芸窗碑海  
一本作三

匹亦足用耳吳末洲柑成歲得

絹數千匹據此非橘明矣又按諺曰木奴千

諸本衍  
樹字今

從北戶錄無凶年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卽木奴之

號果之都稱者也

出北戶錄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爲政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爲宗室建平王讓表稱宗孽

孌子

力員反

戰國策孌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

似惟智者知之孌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說使

餽字人初生產子俗言首子亦使此韻字音俗謂以

竹孤桶古使箍字音

案集韻箍攻乎切音孤以箋束物也無酒杓之

義諸本籬下註音生寫本又作音主蓋酒杓上當

有脫文音生音主未詳孰是要皆非注箍字也

昔唐末豫章有觀音禪衲且南方禪客多搭白常以韻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衲爲觀音衲也方等者卽周徧義止觀論云方等者或言廣平今謂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種方法卽四門入清涼地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卽平等大慧故云等也稟順方等二者而立戒壇也旣不拘禁忌廣大而平等之故

謂之廣平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  
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  
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禿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諡號河朔士  
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勲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芸窗本宣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

屬何遼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  
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  
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  
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  
崇尚佛氏之眾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今謂之出生  
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  
之甚厚未幾贓芸窗本行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

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令閭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圍茶予題其封云色暎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

瓦瓈鑛殼渾沌錢文如建瓴外眉而內渠其名瓦瓈注云眉謂高爲眉渠謂疏爲渠一名魁陸爾雅魁陸注

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嶺表錄異

云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鸞矣也

出海物異名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爲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  
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  
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  
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悴  
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字云寄  
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不薄豈鐵心木腸者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挑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

作閨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  
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  
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幽悶低雲  
鬟眉峯斂暉嬌和恨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  
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子亦記前輩有詩云  
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  
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

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  
上盡鼈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  
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  
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繖也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嬌  
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  
進進字疑衍諸本同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之可作秦

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  
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  
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  
嵩薦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

東坡題魯直草書卷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游戲法  
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反也  
東坡書與毛國鎮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

火青熒時於此有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媿想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  
笑東坡代荅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  
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  
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

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  
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卽汴州城唐建中二年  
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回四十八里  
二百三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  
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  
州郡禮邀之遂畱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可就  
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

之上坐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陵  
睿聽者上卽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  
意召已旣知賜金不悅卽不受舉送蔣山脩寺爲朝  
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卽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  
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  
猜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  
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

已者詆毀至無一完人者其間論法度有不便於民  
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已有之故建中  
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壻蔡卞之惡曰安石  
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下畱之至紹聖間作尙  
書右丞盡編入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遵私史  
而壓宗廟是也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  
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  
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  
人李漢真堪罪何用垂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

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  
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  
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十事  
奏之

嘗讀岑嵒起作吉凶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却

芸窗

偃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則入堂精思極慮

悅

碑海既

而出堂卽人家被戮矣後有毛人鋸牙鈎爪

以手戟林甫而怒逐

寫本視

之後有斲棺之禍惡之者

有詩云却

芸窗本偃

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

山反噬家還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蟆𧆸而擁楯曰蝦公

水雞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

雞郭璞注爾雅云一名水鷗

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

前漢封櫟終古爲語兒侯孟康曰語兒越中地

名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製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東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絆爲五經焉

侯鯤錄卷第三

侯鯤錄卷第四

聊復翁趙德麟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案老學庵筆記云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君子母祠作一巾綺美丈夫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魯

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憚久之呼出持白圓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

漁隱叢話  
件

人

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廝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

屍死而後已

江隣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

天聖中賀五王出閣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

棣萼晨輝岳立受日中之字隱五字王字也

東坡云近在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自作  
祭文云唯靈生在闇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  
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  
土之中無酒得沽

魯直嘗言鬚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必神氣不  
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寫本曾貫道皆無鬚每  
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尙貴主嘗過鞏洛閒道傍  
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

像兩眼外皆髡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  
良圖却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  
是髡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  
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  
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閒客  
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漁隱叢話作法秀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  
得法於義懷禪師不旬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

頭撮得鬢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

漁隱叢書  
話作採

紅粉也風流

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煖作

江隣幾春雜誌

東坡遊廬山湯泉閱畱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  
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  
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却無根自  
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案老學庵筆記云僧遵可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詬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閒繼之山中

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卽日傳至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卽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嘸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旣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礪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

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爲和其詩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閭中損人不

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頰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閒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己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閒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大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則大獲益則功歸茶力

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東坡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嘉者殆難得其鬚鬚余續之曰上閣衙香儀鸞司椽燭京師婦人梳妝與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隣幾雜誌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此

鄰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水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謂沾足爲爛雨

此條從海  
虞本補

長安北禪寺石筭

案雜誌石  
筭作廊右

鄭天休資政題十字云春

到不擇地石

雜誌路

傍花自開刊之

江鄰幾  
雜誌

沈文通云省副陳洎死後婢附語云當爲貴神坐不葬

父母今爲賤鬼足頸皆生長毛

案以上江  
鄰幾雜誌語

比來士

大夫多不葬親致身後子孫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  
矣余錄此事以勸親舊之不葬親者

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

用其法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

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江鄰幾雜誌○案猗覺寮雜誌云此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國朝會要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唐人說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

藥方中一大兩卽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江鄰幾雜誌

唐楊巨源詩云爐香寫本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後嘗爲

詩題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  
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愛之

江鄰幾雜志

唐昭宗養一猴衣以併優服常在左右謂之猴頭朱  
全忠篡後因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擲褫  
其冠服全忠叱令殺之唐之臣得不愧怍

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  
也大是妙語

東坡云僕爲吳興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

窗幽更妍盈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蠺漪漪水皺六銖纏纏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鞍令坡銘之坡卽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古語云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

十月爲良月者謂盈數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處去世止無人行處行

一大弓長五肘小弓長四肘

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退之詩有百年未滿不免死且可勤買拋青春

拋青春酒名

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爲名

草之始生曰荑小門曰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有垣曰

東苑無垣曰圃帛之總名曰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

天弓卽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蜺

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

紺者青而含赤色也

黃鸝關中謂之楚雀

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酒所以治病藥非酒不敢

疇匹王逸注楚詞云二人爲匹四人爲疇

宗葉者宗本也葉世也謂族類繁盛也

錯綜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

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水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訖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樂天爲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

蒼頡解詁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埏埴者埏蹂也擊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饗者黃達曰不脫屨而升者曰宴

三王各有獄之別名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圜圄

王逸注楚詞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臞

孔安國注尚書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細切曰蘷全物曰蘷今中國皆言蘷江南皆言菹

田疇者田種禾稼者也疇耕地也

寮窗也蒼頡云寮小室也說文云寮穿也

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或  
也

漢書云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女  
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  
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四衢四達之謂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釋名云齊晉謂  
四齒杷爲櫂櫂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名焉  
皋盧茶名也皮目休云石盆煎皋盧

唐茶東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詩使綠昌明是也

東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列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併記之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

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晏元獻公作相因雪設客如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西  
方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  
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唐裴度  
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林窮勝事  
鐘鼓樂清時幾曾如此合閑

唐興元有知馬者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悍  
馬於肆者結繩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夾支其頤三  
四輩執榦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

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  
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既而聚  
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  
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俾雜駕輦槽棧陷敗糞  
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蹊奮蹇跋唐突志  
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  
旣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而語  
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鑠結穢雜之物  
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寫本

芸窗  
本皂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又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元祐六年汝陰久雪一日天未明東坡來召議事曰某  
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諸本石今從海虞本造餅  
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  
賑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謝曰  
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  
數千碩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稱酒務

有餘柴數十萬稱句從寫本補依原價賣之二事可濟下

民坡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檄上臺寺教

授陳履常聞之有詩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

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暎積讀書

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

回萬寶春坡次韻曰可憐擾擾雪中人饑飽終同寓

一塵老檜作花真強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忍寒吟詠

君堪笑得暖歡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

看玉梅春子次韻曰坎壈中年坐廢人老來貂鼎視

埃塵鐵霜帶面惟憂國機寃當前不爲身發廩已康  
諸縣命鑄逋一洗幾年貧歸來又掃寬民奏慚愧毫  
端爾許春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  
色鮮靉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  
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  
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  
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  
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

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

斷腸

案詞苑叢談引此條前段云東坡旣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潁州

正月堂前梅花盛

開月色鮮靄云云

延安夫人係蘇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

詞云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空

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

出重城隔溪羌笛聲

案此條諸本所無據詞苑叢談補錄

侯鯖錄卷第四